

# 冠軍

呼——吸——

梁麗芬

我喜歡沐浴，淋浴那種。

扭開燙熱得很的水，塗滿一身厚厚肥皂泡，像烤雞翼時塗滿蜜糖一樣，油潤而甜美。肩膊、足踝，比春日更光亮和清香。白天之下，在塵土飛揚的路上游走，使我變得骯髒，厭惡極！細碎微垢隨溫水徐徐瀉下，似回復剛從胎盤滑下的靈魂和肉體，潔淨無瑕。我合上雙眼，用力呼——吸——

或許，只有在母親體內的心靈才最純淨。初生之犢不畏虎，那時無怯無哀，只有那刻。想哭想笑，何須顧慮或故弄，不論在誰之前。猶如在樂土。天使想吻天神，謝祂眷顧之恩，便親祂面額；天使遠眺魔鬼，幻想誘惑之旅，便趨前探索。但打從學走路那天，只要跌一步，痛便會烙印成哀，繼而膽怯踏出下一步。自此，人生每一站都依循類似規律的軌跡運行。

凡間之愛，有關複雜和絢麗的，稚童之心哪曉得？餓了便哭，飽足而笑，抱抱便哼起嘻笑聲。孩子和母親，坦率真誠地相對，每個親吻也不帶怯。這極可能是廿年前的一個片段。無知無欲無猶，愛可以單調如此。

廿分鐘前，熱騰騰的菜乾豬肺湯，緩緩端到我跟前。「喝下吧，有益的」，她苦口婆心，喃喃細語。廿年來，日復日，總會厭棄那雙手用同樣火候同樣材料做這熱湯，尤其當我心情不悅時。難忍地，不屑地不瞄一眼，霍地站起，轉身踏入房間。熱湯蒸氣在蕩漾，沒有味精，依舊清淡。其實我最喜歡這單調乏味。

鏗然閉上房門，緊鎖不悅情緒，更用力地呼吸，為要捕捉我的存在和哀愁氣氛。繼續狠狠地呼吸。一呼——一吸——有形或無形的瀰漫整個狹小角落，如花火星塵，降落至鼻腔直達心肺，半點酸澀，一點清涼。這是否意味我會更了解，遙望何種的愛？我想，悠揚地躺在遍地花野的田園裡。

「你曾說，我是個有能量的女子，純真、愛笑」。「你喜歡被我觸動。」我默默覆述。然而，那是往日。熱水如流星灑在髮絲上，自上而下流遍全身，蒸出一窩熱霧。暖暖，擁抱著我，纖巧包裹住各種屈曲和暗處。那年，母親輕輕托著柔弱細小的女兒，洗刷汗背。她倆赤裸相對，無半點臉紅和害羞。某年的冬日清晨，情人或會抱著這纖巧女子，赤裸裸地，輕吻她軟綿綿的小嘴，撫慰她沿路上的各種不安，矛盾。

只是遙望。

愛，令我想起母親。粘粘的、不爽地夾在母親和戀人之間。站在浴間，輕掃妙趣的肚臍，剪影出廿多年前的影象。如今，烙印依附在她腹部那塊肉。內裡曾是幻化生命的溫床。沐浴很接近生命之始，溫煦閃爍，令我心跳加速。卜——卜——那是呼吸的氣息。